

沈曾植
吳昌碩
康有為
鄭孝胥
于右任
馬一浮
謝無量
李叔同
徐生翁
齊白石
沈尹默
郭沫若
高二適
胡小石
吳玉如
王蘧常
林散之
沙孟海
陸維釗
臺靜農





二十世紀書法經典

沙孟海

二十世紀書法經典

編輯委員會

主任

張志欣 周聖英

編委

周聖英 張志欣

王亞民 黃尚立

張積均 張貽珍

姚沙沙 李冀生

張福堂 潘海鷗

黎國泰 張子康

沙孟海卷

本卷主編 沙更世 沙茂世

出版發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社址 石家莊市城鄉街四十四號

廣東教育出版社

社址 廣州市環市東路水蔭路十一號

總策劃

王亞民 黃尚立 張子康

責任編輯

張福堂 張貽珍 潘海鷗 黎國泰 張子康

書籍裝幀

呂敬人

作品主要收藏單位

浙江省博物館 沙孟海紀念館

中國美術學院等

作品拍攝

潘洪海等

印制

深圳當納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

深圳興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1/8 20印張

出版印刷日期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二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406-3677-7/J·24

出 版 前 言 王亞民

漢字的歷史至今有五千年之久了，這一事實近一個世紀以來不斷為考古發掘得到的資料所確證。將書寫漢字活動作為文人們的精神寄托，并認為書寫成的作品是個人心靈的象徵這樣一種藝術活動，出現在中國文化之中也已經有兩千年的時間了。人們弘論書家，縱談書藝，言必稱魏晉『鍾、王』，盛唐『虞、歐、顏、柳』，宋元『蘇、黃、米、蔡』及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清時鄭燮、石濤，而對清末民初，或者說對生活在廿世紀的諸多杰出書家知之不多，遑論對他們的藝術成就的理解和感知了。

那麼，對廿世紀書法成就如何理解和感知並應該給予什麼樣的評價呢？對這個問題應該把它放置在中國書法史的大氛圍中，纔能得以闡釋和圓滿的解決。早在五千年前，山東大汶口仰韶文化彩陶器上，已有毛筆所作繪畫圖案，與此同時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文，刻畫了象形意義明顯的圖畫文字，漢字書法由此萌芽。自此到秦統一文字，其間歷經夏、商、周、春秋、戰國，漢字也歷經不斷創造的初級階段，定型化、行款化的甲骨階段，成熟的鐘鼎大篆階段，形體異同的春秋戰國階段，最終統一而為小篆、古隸。到了漢代，小篆仍在應用，但隸書

已經成熟，並占主流，同時行、草、楷等書體也應運而行，及至魏晉兩代二百年間，書法名家輩出，諸體咸備，俱臻完美。三個承前啟後、成就非凡的大書法革新家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卓然命世，從而揭開了書法史上輝煌壯麗的一頁，樹立了真、行、草、美的典範，此後歷朝歷代莫不宗法『鍾、王』、『二王』。唐代帝王尤好書法，太宗獨鍾王羲之，以金帛購之書迹，并身體力行，在教育、取士、官制上把書藝列為其一，唐代書學之盛，實亘古未有。宋時帖學大行，元代宗唐宗晉，明朝由宋元上追晉唐，清嘉慶、道光以前，尊王從帖，學董其昌、趙子昂之風愈熾。誠然，自『鍾王』或『二王』之後的歷代，均產生了燦如群星的大書家，如唐之李邕、張旭、顏真卿、懷素、柳公權，如宋之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四大家，如元之趙孟頫，如明之董其昌，如清嘉道以前之傅山、石濤、鄭燮等，他們在魏晉書法的高峰上，另闢蹊徑，別開生面，分別創造了獨特的藝術語言，并充分展示了各自所處的時代精神和對生命藝術的體驗，成為一代宗師，為後來效法。但是用歷史的眼光掃視書壇，唐學魏晉，在魏晉書藝這座高峰，拓寬了氣勢，并成為鼎盛的一代；宋以突出『二王』書的《大觀法帖》、《淳化閣帖》作為帖學的基石，而元、明、清嘉、道以前八百年書壇都被籠罩在帖學的帷幔裏，所傳諸帖，魚魯豕亥，翻刻失真，雖稱羲、獻，却面目全非，離真正的魏晉書法越發遙遠。帖學成為干祿取士的敲門磚，科舉以烏、方、光和規整劃一為標準，使得帖學演化成了清季的館閣體，并就此斷送了前途。如果從更深的文化層次探討，帖學之所以

至清式微，關鍵的它是在一種封閉的體系中進行。封閉的體系雖然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有所突破和發展，但這種體系不注入新的活力，最終是沒有生命力而會窒息死去的。宋初書家以『二王』法書為楷模，而後歷代書家也都取法『二王』，再參研以前輩書家（前輩書家莫不是『二王』後裔），近親繁殖，種族的退化也在所必然，宋元明清（中期以前）書法一代比一代纖弱，一代比一代媚艷，一代比一代拘謹，一代比一代造作也就毫不為怪了。

書法藝術與其他藝術一樣，當它發展到毫無變化、沒有生氣的時候，物極必反，必然會被輸入新的血液，或被新的藝術所代替。十八世紀以後，書法藝術就是如此，當它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書家纔把眼光透過盛唐、魏晉，投向秦漢乃至三代的古文字，以書法藝術的造型原則去開掘古文字中的藝術意蘊加以重新創造，從而打開了清末民初碑學書法的新天地。碑學的興起，與藝術的發展規律密不可分外，尚有三種因素不容忽視。首先，雍正、乾隆之世，大興文字獄，文人學士對國事稍有微詞，即會召來牢獄之災和殺身之禍，致使群儒結舌，許多人轉而臻力於金石考據之學，金石考據學的淵博知識使書家對古代的歷史及古文字有了更深切的了解，這樣為碑學的崛起奠定了學識基礎；其次，適逢其時，西學東漸，尤其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及科學精神已大量傳入，書學領域有意無意受其影響，潛在的疑古、反叛傾向很明顯，對歷代尊為『書聖』的王羲之藝術成就敢於超越，不再以『二王』的是非

為是非，為碑學興盛提供了思想基礎；再次，歷史好像作出精心安排，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連續發生了幾個重大的文物出土事件：甲骨文的被發現是一八八九年；西北漢簡的被發現是一八九九年；敦煌寫經的被發現，也是在其後的一年即一九〇〇年。它們的發現分別展現出三個從未有過的、但又堪稱是古文化傳統的書法模式，清末民初書家借考古發掘之利，忽然發現了在金文之上還有一片未經開墾的書法新領域。

所以嘉、道之後，尤其清末民初，碑學大統，此期書家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以至三代、秦、漢、魏晉各種金石文字，秦漢刻石、六朝墓誌、殘磚剩瓦、片石只字以至新發現之甲骨文、西北漢簡、敦煌寫經無不潛心揣摩，博采衆長，參以己意，開拓了繼魏晉以來書法陽剛之美的新氣象。

辛亥革命後故宮得以開放，私人和內府珍藏的書迹名品公開陳列，使當時書家又大開眼界，見前人所未見，知前人所未知，學風丕變，并出現了由尊碑抑帖走向南帖北碑自然融合，篆、隸、行、草、楷并用的新趨勢，形成了書法史上衆星燦爛的偉大變革時代。生當斯時的沈曾植、吳昌碩、康有為、于右任、弘一法師、馬一浮、徐生翁、謝無量、林散之、沙孟海等最為代表，他們或魄力雄強、氣象渾穆，或怒貌挾石、渴驥奔泉，或筆法跳越、點畫峻厚，或險勁秀拔、鷹隼摩空，或筆携風濤、天真爛漫，或清癯雅脫、古淡絕倫，或意態奇逸、精神馳飛，或樸素簡潔、稚拙赤嫩，以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整體的時代特徵，構成并演繹了書壇藝術上壯麗輝煌的一章，他們和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書法名家相頡頏，且毫不遜色。

時至今日，歷史上書家名作梓印於世其數量之多可謂汗牛充棟，然而第二次書法高峰也即碑學崛起以後由帖入碑，由碑從帖，碑帖結合，渾然一體的廿世紀書法成就却很少有人去總結出版以廣傳世間，沈曾植等諸多書法大家的作品散落在各地博物館、紀念館及私人收藏者手中，塵封烟裏，難見天日。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動用巨資，抽調骨干，遍踏各地，頂烈日，冒嚴寒，披星戴月，廣泛搜集，辨析真偽，爬羅剔抉，摒除贗劣，歷時三寒暑，這套矣衍大觀的廿世紀書法墨寶終於編輯成帙、工程告竣了。值此漸刊問世之時，特作如下編輯說明：

一、這套墨寶以書法大師、名家為經，以其代表作為緯，力求全面反映廿世紀書法發展的全貌和郅高水準；

又，凡清季出生，但必須在廿世紀從事過主要書法創作的書家，方可入選成冊；

又，凡入選書家，大多乃碑學崛起後由帖入碑，由碑從帖，碑帖融合的書法革新者，但以『二王』為宗的帖學代表沈尹默也卓成大家，榜上有名；得之無意、一派天機的齊白石首次以書家名分亮相，在書法經典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又，凡每冊專集，均反映了書家一生的創作實踐，體現其創作風貌和藝術造詣。所收作品以原作為底本，但少數原作佚散者，以最早版本或最好的版本為底本，并慮及資料價值，編輯時未作任何改動；

又，凡每冊專集，黑白作品百幅左右，彩色作品十幅左右，常用章一

頁；

又，凡每冊專集，均有序言、書家簡歷（作者年表）和頗有分量的評論文章。為便於理解原作，還附有釋文，原作錯誤之處，釋文括號內標出正確寫法；

又，凡每冊專集，未必件件精品，散落公家和民間當亦不少，因諸種因素，難以完璧，郢為憾事。數年之後，一俟搜集齊整，即着手修訂，再次繫刊行世，以補憾缺；

又，清道人、章太炎、梁啟超、黃賓虹、白蕉等先生，名震書壇，聲播遐邇，因作品流落失散，難成規模，祈望海內外識者，若能將上列諸公作品搜羅成冊惠賜我們，善莫大焉！

這件功在當世、澤被後來的廿世紀書法經典工程終於告竣面世了。值此之際，特向支持這套叢書出版的博物館、紀念館、書家家屬及後裔、民間收藏者致以深忱謝意。

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

沙孟海印





沙孟海翰墨生涯

啓功

我初次拜觀沙孟海先生的字，是在北京榮寶齋。我既沒見過沙老先生的面，也沒看過他執筆寫字。但從紙上得到的印象，彷彿有一股熱氣撲面而來。看他的下筆，是直抒胸臆地直去直來；看他的行筆，可算是隨心所往而不逾矩。筆與筆、字與字之間，都是那麼親密而無隔閡。古人好以『茂密雄強』形容書風，於是有人提出『疏可走馬，密不通風』之喻，其實凡是有意的疏密，都會給人『作態』之感。沙先生的字，往深裏看去，確實有多方面的根底修養；而使我最敬佩處則是無論筆的利鈍、紙的精粗、人的高低，好像他都沒看見，拿起便寫，給人以浩浩落落之感。雖年逾八旬，眼不花，手不顫，無論書信、文稿，都是不超出一厘米的小字。這祇能歸之於功夫、性格、學問、素養綜合的效果吧！

後來有機會見到了老先生，看他腰杆筆直，聲音沈厚洪亮，接談得知，他長我十二歲，真令我自愧蒲柳先零了。每見先生，總是以忘年相待。當我在『條件反射』的情況下執禮畢恭時，先生說『你再客氣，我不和你作朋友了！』我不由得大笑，所笑不是別的，而是覺得像小孩所說的『我不跟你好了』似的。這句老天真的話，可惜當時沒有拿錄音機錄下保存。我每到杭州，必登門拜謁，坐在小客廳裏，先生也不太讓誰上座，隨便各找座位，就談起天來。經過兩三次，我發現一事，先生都是隨手拿一把小椅靠房門處一坐。本來很自然，但仔細想來，那是這個屋最末一個位子，是主人的位子，於是小中見大，使我得窺先生律己待人是如何嚴格的了。

每次酒席、游覽之會，都不免有當場寫字題詩的活動。我如果有甚臨時打油小詩，寫出稿來總要先呈先生看過，先生常常鄭重地指出：『這句不好！』我有時因為沒明白不好何在及又當怎改，再問先生時，先生加重語氣說：『就是不好！』我在這『一喝』之後，也知道怎麼不好和怎麼改了，這一喝的情誼，應該有多麼大的分量啊！

先生近年正在編輯有關書法史的一部稿子，許多方面，總是很輕鬆地交換意見。為什麼說『輕鬆』？因為先生從來不擺出『不耻下問』的架式或口氣，這樣我也纔毫不顧慮地陳述管見。有時拿過一篇寫出的稿紙，讓我逐句看，我也『忘其所以』，指手劃腳，先生竟像記筆記似的一字字在稿紙上改。事後，我清醒起來，大為後悔失禮，而先生却欣然點頭，似乎肯定了我背誦功課的及格。

由於居住南北甚遠，我獲陪杖履的次數并不太多，每次見面，也不一定都有甚麼問題討論，默然片刻，也覺得有『虛往實歸』之獲。近幾年先生有一件痛心的事，我見面時不敢慰問，以免引他傷心，他祇有『唉』了一聲，就很明顯地找個話題說起。可知他是能事事自尋排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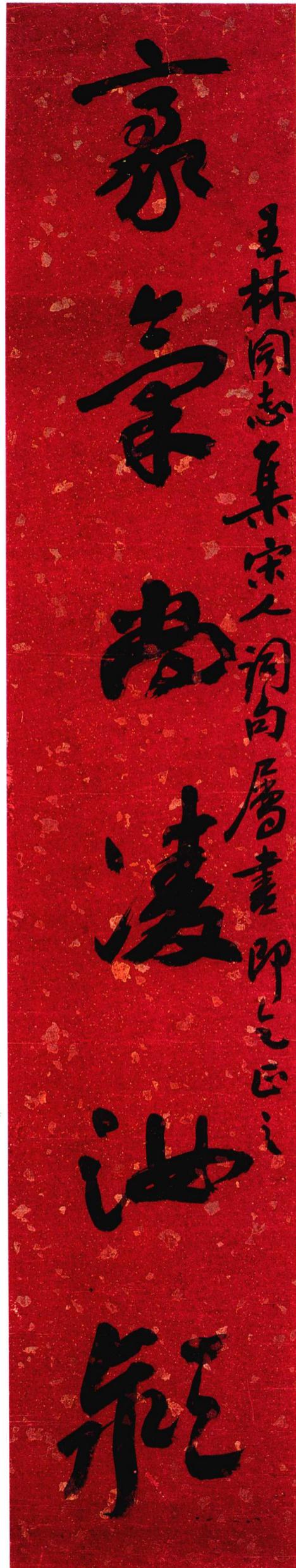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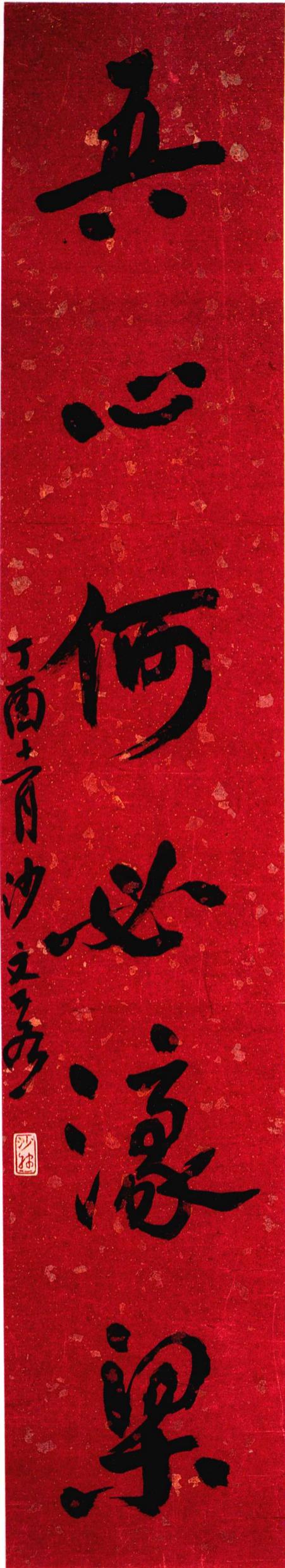
我聞：靜者多壽、學者多壽、書家多壽，我再補充一句：『人所敬愛的人，必然多壽！』

七九	行書	節臨閣帖《諸葛亮傳》
八〇	行書	《詩品》節錄
八一	行書	臨河叙
八二	楷書	蘭亭序
八三	行書	蘭亭集後序
八四	行書	題王雅宜卷
八五	行書	民族情趣
八六	行書	年豐人壽
八七	行書	辛稼軒詞卷首
八八	行書	五磊講寺
八九	篆書	奮發
九〇	楷書	海濱鄒魯
九一	行書	《詩品》節錄
九二	行書	蘇軾詩一首
九三	行書	曹操詩卷首
九四	行書	曹操詩卷末
九五	行書	臨黃石齋《登岱歌》詩
九六	行書	卷首
九七	行書	《洛神賦》十三行柳
九八	行書	跋本跋
九九	行書	杜甫詩一首(扇面)
一〇〇	行書	漢延光四年磚跋手稿
一〇一	行書	《與童藻孫》書手稿
一〇二	行書	《轉注說》手稿

111 110 108 107 106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98 97 96 95 94 93 92 90 88 86 84 82 81

一〇三	楷書	王君墓誌銘
一〇四	楷書	陳君夫人魏氏墓誌銘
一〇五	楷書	葉君墓誌銘拓本
一〇六	楷書	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碑記拓本
一〇七	行書	河清人壽(拓本)
一〇八	常用印	
一〇九	一筆沉雄四野歌	
一一〇	朱序歸江東	昨非今則是
一一一	年表	
一二二	作品釋文	

133 126 122 118 117 116 115 114 113 112



○——行書 · 豪氣吾心六言聯